

# 哈吉穆拉特

托尔斯泰著

刘辽逸译



文学小丛书

# 哈吉穆拉特

[俄国] 列夫·托尔斯泰著

刘辽逸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六二年·北京

## 哈吉穆拉特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 1734 字数 95,000 开本 787×940毫米  $\frac{1}{32}$  印张 7  $\frac{1}{16}$  插页 2

1962年12月北京第1版 1962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册

定价(4)0.55元

## 前 言

列夫·托尔斯泰的中篇小说《哈吉穆拉特》是在作者死后才出版的。这部小说的写作经过是这样的：哈吉<sup>①</sup>穆拉特在一八五一年十二月投降俄国，当时托尔斯泰正在梯弗利斯，他曾把这当作一件大事写信告诉他的哥哥。但直到一八九六年八月间，托尔斯泰才以《牛蒡花》为标题开始写哈吉穆拉特的故事。由于材料需要进一步收集和研究，小说的写作曾停了一个时期。次年十月间又继续写下去，到第三年（一八九八年）一月为止，这部小说曾作了五次修改。这年托尔斯泰曾将小说中的片断拿出发表，并继续作第六次修改。这之后又中断了三年。一九〇一年又拿起这件工作。一九〇二年十月间完成了第十次的修正稿。托尔

---

① 哈吉是伊斯兰教对曾朝拜过圣地麦加的教徒的一种称号，加于姓名之前。

斯泰写信给朋友说：“《哈吉穆拉特》写完了，它尚待润色，暂时把它放下，我生前不打算出版。”但作者仍然放不下它，在以后的二年內，托尔斯泰又断断续续地作了些加工和补充。

托尔斯泰就是这样严肃地、孜孜不倦地修改自己的作品的。

这部小说一八九六年开始写起，一九〇四年完成。这时期的托尔斯泰，正处在极端的思想矛盾状态中，列宁曾这样说他：“一方面，无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揭露了政府的暴虐以及法庭和国家管理机关的滑稽剧，暴露了财富的增加和文明的成就同工人群众的穷困、野蛮和痛苦的加剧之间的深刻矛盾；另一方面，狂信地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一方面，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下了一切假面具；另一方面，鼓吹世界上最讨厌的东西之一，即宗教……”<sup>①</sup> 列宁对托尔斯泰的评价，是我们了解托尔斯泰作品的一把钥匙，特别是

<sup>①</sup> 列宁：《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见《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第282—28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

用它来了解一八六一年到一九〇四年这个时代里他的作品，因为，正是在这个时代，“他作为艺术家，同时也作为思想家和說教者，在自己的作品里惊人地、突出地体现了整个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它的力量和它的弱点。”①

《哈吉穆拉特》小說中的事件，发生在一八五一年至一八五二年間，离一九〇五年第一次俄国革命还有五十多年。但我們从托尔斯泰这部历史性的小說里，象在作者晚年其他作品里一样，仍然可以看到作者在这时期所具有的对政府的暴虐的无情揭露和对貴族社会的丑恶的有力諷刺。

这部小說的情节，是以哈吉穆拉特个人的投俄及其毁灭为主要线索的。哈吉穆拉特是当时高加索少数民族反抗沙皇的領袖沙米里手下的主要大将，由于私仇，哈吉穆拉特背叛沙米里投降了沙皇。但他的家属的命运仍握在沙米里手中，他企图逃回山中去拯救自己的家属，但在逃跑的途中被追兵围困，经过頑强的战斗终于壮烈地牺牲。

---

① 列宁：《列·尼·托尔斯泰》，見《列宁論文学与艺术》，第289頁，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

小說通过哈吉穆拉特个人悲剧的描写，展示了一幅当时俄国社会各阶层的真实生动的图画，刻画出了許多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人物形象，上至沙皇下至士兵，都活生生地呈现在讀者眼前。托尔斯泰笔下的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是一个荒淫、专制、而且愚蠢的暴君。他那“长长的大白脸……冰冷而呆滞”，眼睛昏沉沉的，領子挤着肥胖的下巴頰，显出憤怒不滿的表情。他在接見陸軍部長柴尔奈舍夫时，因为昨天同情妇幽会，精神疲倦，心情恶劣，用死气沉沉的眼睛盯住他。由于心情的恶劣，他判决一个犯罪不大的学生以残酷的笞刑，这学生将要挨五万下鞭打痛苦地死去；又由于心情的恶劣，他偏不采纳陸軍部長把哈吉穆拉特送到俄国内地的建議，因而影响了哈吉穆拉特的命运。尼古拉竟狂妄到这样可笑的地步，以为俄国和整个欧洲少了他不知会弄成什么样子；他最喜欢人家夸奖他有战略的才能，正是因为連他自己也知道他是沒有这种才能的。在这些对尼古拉一世諷刺的描写中，我們感觉到作者对专制政治制度的憤怒的抗議。

小說中所写的那些达官貴人，也都是十分卑鄙的人物。陸軍部長是一个无賴，他为了要霸占十二月党人查哈尔·柴尔奈舍夫的财产，竭力陷害他。而梯弗里斯总督瓦朗曹夫，这个有着狐狸脸的老头子，則是一个爱虛荣爱奉承的官僚。

书中普通人民的形象，与这些統治階級的人物恰成鮮明的对照，他們都是朴实可爱、善良純洁的。替哥哥当兵的阿福杰也夫、勤勞的农民——阿福杰也夫的父亲、苦命的老婆子——阿福杰也夫的母亲，作者是多么同情地描繪了他們啊！柴欽人薩道和他的妻子、儿子、甚至普通妇女瑪丽亚·德美特列芙娜的形象，也都是非常美好可爱的。

托尔斯泰对他的小說的主人公哈吉穆拉特显然是抱着同情的。作者一反他平素所主张的“毋抗恶”的教义，描画出一个有着非凡性格的、意志坚强的、恩怨分明的草莽英雄式的人物。他頑强地抵抗那些追捕他的敌人，打到最后一顆子弹也不投降。在作为小說序曲开头的地方，作者描写了有着頑强生命力的“韃靼花”，这样的花就是拿来象征哈吉穆拉特的。哈吉穆拉特心地純洁，性



情爽直，他那儿童般的微笑是迷人的，絕不像貴族的虛伪与矫揉造作。

托尔斯泰在写作这部小說时曾說：“在这里，使我感到兴趣的不只是哈吉穆拉特和他悲剧的命运，而且也是沙米里和尼古拉这两个敌人最有趣的对比，他們是两个极端的专制政体——一个是亚洲的，一个是欧洲的。”而哈吉穆拉特正就是这两个专制政体下的牺牲者。

托尔斯泰是把沙米里当作专制政体的代表来写的。他也和尼古拉一世一样残暴不仁。沙米里所领导的繆里德运动的反动本质，在苏联历史科学中，是已经确定了的。他反对沙皇，并不是进行什么民族解放运动，而是出卖自己的民族，因为他完全是听命于土耳其政府的，而土耳其政府背后的主使人却是英国。这个代表封建主义的統治者伊斯兰教教主，在政治上是一个无原則的野心家。

《哈吉穆拉特》是托尔斯泰最成功的作品之一，就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深刻性和艺术的完善性來說，它是俄罗斯文学的寶貴遗产。

譯 者

我穿过田野回家。正是仲夏时节。草地已经割完了，黑麦刚要动手收割。

这正是万紫千红、百花斗妍的季节，红的、白的、粉红的、芬芳而且毛茸茸的三叶草花；傲慢的延命菊；乳白的、花蕊黄橙橙的、浓郁袭人的“爱不爱”花<sup>①</sup>；甜蜜蜜的黄色的山芥花；亭亭玉立的、郁金香形状的、淡紫的和白色的吊钟花；匍匐缠绕的豌豆花；黄的、红的、粉红的、淡紫的玲珑的山萝卜花；微微有点红晕的茸毛、和微微有点愉快香味的车前草花；在青春时代向着太阳发着青辉的、傍晚即进入暮年、变得又蓝又红的矢车菊花；以及那娇嫩的、有点

---

① “爱不爱”花是俄国姑娘喜欢用来算爱情的甘菊花。算的方法是——蹲地招一朵花，一面口中念着，“爱，不爱。”招到最后一瓣，正好念到“爱”字，即是对方爱她，反之，则不爱。

杏仁味的、立即就衰萎的菟絲子花。

我采了一大束各种的花朵走回家去，这时，我看见沟里有一朵异样深紅的，盛开着的牛蒡花，我們那里管它叫“韃靼花”。割草人竭力避免割它，如果偶尔割掉一棵，割草人怕它刺手，总是把它从草堆里扔出去。我忽然想要折下这枝牛蒡花把它放在花束当中。我走下沟去，把一只鉗到花蕊中間，在那儿正睡得甜蜜蜜懶洋洋的山馬蜂赶走，就开始折花了。然而这却是非常困难的：且不說花梗四面八方地刺人，甚至刺透我用来裹手的手巾，——它并且是这样惊人的坚韧，我得一絲絲地把纖維劈开，差不多同它搏斗了五分鐘的光景。末了，我把那朵花折了下来，这时花梗已經破碎不堪，并且花朵也已經不那么鮮艳了。此外，由于它的粗獷和不馴，同花束中娇嫩的花朵也不諧調。我惋惜我白糟蹋了一枝花，它本来在自己的位置上是好好的，于是把它扔掉了。“然而生命是多么富于精力和力量呵，”我回忆折花时所費的气力，想道。“它是如何努力地防卫着，并且高价地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呵。”

回家的道路，是在休耕的、刚刚犁过的黑土的田

地中間穿过的。我沿着滿是尘土的黑土路爬坡走着。犁过的田地是地主的，非常广大，道路两旁和前面斜坡上，除了黑色的、犁得均匀的、还没有耙过的休耕地之外，什么都看不到。犁得很好，整个田地里連一棵小植物、一棵小草都看不見，全是黑色的。“人是一种多么善于破坏的殘酷的动物呵，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命，他毁灭了多少种动物、植物。”我一面想，一面不由地在这片淨光的黑土田地里找寻活的东西。在我前面道路的右边，发现一棵灌木。当我走近了的时候，我認出这棵灌木仍然是“韃靼花”，跟我徒然把它的花折下并且扔掉的那个一样。

这棵“韃靼花”有三个枝杈。其中一枝已經断掉了，残枝象砍断的胳膊突出着。另外两枝每枝都有一朵花。这两朵花原是紅的，現在却变黑了。一枝是断的，断枝头上有一朵沾了泥的花搭拉着；另一枝也涂抹了黑泥，但仍然向上挺着。看样子，整棵灌木曾被車压过，过后才抬起头来，因此它歪着身子站着，但总算站起来了。就好象从它身上撕下一块肉，取出五脏，砍掉一只胳膊，挖去一只眼睛，但它仍然站了起来，对那消灭了它周围弟兄們的人，决不低

头。

“好大的精力！”我想道，“人战胜了一切，毁灭了成百万的草芥，而这一棵却依然不屈服。”

于是我想起了一个年代久远的高加索的故事，它的一部分是我看见的，一部分是从目击者那里听来的，一部分是我想象的。这个故事在我的回忆和想象中是怎样形成的，就怎样写出来吧。

这事发生在一八五一年底。

一个寒冷的十一月的夜晚，哈吉穆拉特騎着馬走进一座弥漫着芬芳的牛粪炊烟的<sup>①</sup>、沒有归順的柴欽人的馬赫凱特村。

寺院司仪的紧张歌声刚刚沉寂下去，在混和着牛粪烟味的洁淨的山地空气中，从那些分散在挤得象蜂窩似的村舍之間的牛羊哞哞咩咩的叫声中，可以清晰地听见正在爭吵的男人的粗重的喉音和由山下泉水边传来的妇女和小孩的声音。

哈吉穆拉特是沙米里<sup>②</sup>部下一个功勛炫赫的州

- ① 高加索一带有些少数民族用晒干的牛馬粪餅子当作燃料。
- ② 十九世紀前半期，沙米里(1797—1871)在高加索山地信奉伊斯兰教的各少数民族中間組織繆里德，发动“圣战”(突厥語为“哈贊瓦特”，即反对非伊斯兰教的战争)反对俄国。这表面上似乎是一种民族独立运动，而实际上却是为土耳其皇帝的利益而服务的。沙米里就是土耳其的傀儡，而土耳其背后的指使人却是英国。

长，他每次出行总是打着自己的旗号，数十名騎技高强的繆里德<sup>①</sup>前呼后拥。現在，他却用风帽和斗篷裹得严严的，步枪在斗篷下面凸出着，随行的只有一个繆里德，他尽可能地不让人家注意，小心翼翼地用他那灵活的黑眼睛注視路上所遇見的老百姓的面孔。

哈吉穆拉特到了村子中間，他不走那通往广场的大街，却向左轉入一条狭窄的巷子里。走到巷子里第二家，在山腰間挖成的土屋前面，他四下里望了望，就停住了。廊簷下沒有一个人影，可是在屋頂上，在刚用粘土泥过的烟囱后面，躺着一个盖着皮大衣的人。<sup>②</sup>哈吉穆拉特用鞭子把戳了戳那个睡在屋頂上的人，并且用舌头弹了一个响。一个老人从大衣底下抬起身来，他戴着睡帽，穿着油光光的破旧半截棉袍。老人的眼睛沒有睫毛，发紅而湿润；他不住地眨着眼，想把眼睛睜开。哈吉穆拉特說了一句“謝

---

① 繆里德是伊斯兰教中一种宗派的信徒，他們对自己的师父——“繆里师德”——无条件地服从。

② 高加索信奉伊斯兰教居民的土屋頂是平的，可以在上面睡觉。

梁 阿列孔”①照例問候的話之后，就把脸露出来了。

“阿列孔 謝梁，”②老头子認出是哈吉穆拉特，沒有牙齒的嘴巴微笑着說；于是用两条精瘦的細腿站了起来，两只脚放进摆在烟囱旁边的木后跟的鞋子里。穿好了鞋，他不慌不忙地把手伸进一件綑綑巴巴的光板皮大衣的袖筒里，脸冲外从靠在屋頂的梯子上爬下来。老头子一边穿衣裳，一边下梯子，那长在打皺的、晒黑了的、細长的脖頸上的脑袋不住搖晃着，沒有牙齒的嘴巴不住地念叨着。下到地上，他殷勤地牵过哈吉穆拉特的馬韁繩和右边的馬鐙子，但是敏捷茁壯的哈吉穆拉特的繆里德，很快就下了馬，把老头子推开，代替他做这件事。

哈吉穆拉特下了馬，微微地癩着腿，走到廊簷下面。从門里迎面跑出一个十五岁左右的小孩子，一对黑得象熟透了的莓子似的亮晶晶的眼睛惊奇地盯視着来者。

“跑到寺院里去叫你父亲，”老头子吩咐他說；一

---

① 突厥語，是問好的意思。

② 突厥語，是回答問好的意思。



边跑到哈吉穆拉特前面，替他把那轧轧作响的土屋的门推开。哈吉穆拉特一走进去，就有一个穿青裤子的、黄衬裙外罩红棉袄的纤瘦的中年妇人拿着坐垫从里屋走出来。

“欢迎你光临，”她说道，一面弯着腰把坐垫放在外屋墙边让客人坐。

“祝你的儿子们长命百岁，”哈吉穆拉特回答道，一面把斗篷、步枪和长刀取下来交给老头子。

老头小心地把枪和刀挂在主人的武器旁边，武器两旁挂着的两面大盆，在泥得光滑、刷得雪白的墙上闪闪发光。哈吉穆拉特整一整背后的手枪，走到那个妇人安放的坐垫跟前，攥紧了契尔克斯卡<sup>①</sup>，坐到垫子上。老头跪坐在自己的赤脚后跟上，闭上眼睛，手心朝上举起两手。哈吉穆拉特也是这样做。然后他们俩一齐念祷词，两手抹过自己的脸，抹到胡须末端便合起掌来。

“涅 哈巴尔？”哈吉穆拉特向老头子问道，意思

---

① 契尔克斯卡是高加索少数民族契尔克斯人穿的一种上衣。